



郭承基院士 纪念文集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编著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科技出版社

郭承基院士纪念文集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编著

广东省出版集團
广东科技出版社
· 广 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承基院士纪念文集/于学元主编.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359-4420-7

I. 郭… II. 于… III. 郭承基—纪念文集
IV. K826.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35106号

责任编辑: 袁 杰

装帧设计: 曹 磊

责任校对: 黄嘉能

责任印制: 严建伟

出版发行: 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邮码: 510075)

E-mail: gdkjzbb@21cn.com

http: //www.gdstp.com.cn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广东科电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邮编: 528225)

规 格: 787 mm × 1 092mm 1/16 印张13.5 字数300千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0.00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郭承基院士纪念文集编撰组

策划：王中刚 于学元 林传仙

编辑：白正华 裘愉卓 王贤觉

序

十年前，我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地球化学研究所创始人之一郭承基院士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这不仅是我所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地质、地球化学界的重大损失。

郭承基院士开创了稀有元素矿物与地球化学的研究事业，四十余年坚持不懈，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他创建了第一个矿物化学实验室，创立并发展了矿物化学这门学科。

他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承担与主持了多项国家任务，尤其在白云鄂博铁、铌、稀土矿床的物质成分研究中成果卓著。

他为国家培养的一批又一批的科学人才，已成为我国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

他勤于笔耕，著作丰硕，十余本专著，不下数百万字，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科学财富。

今年，正值郭承基院士诞辰九十周年，也是逝世十周年。编辑这本文集来纪念他，彰显他的功绩、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学习他的治学风范，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我竭诚为此作序，以表怀念之情。

徐光灿

2007年7月1日

前 言

郭承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所的创始人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他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承担与主持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郭承基院士开创了稀有元素矿物与地球化学的研究事业；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矿物化学实验室，创立和发展了矿物化学这门学科；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科学人才；出版了数百万字的科学论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去年地化所举办建所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原来在郭承基院士领导的研究室工作过的同事们、他的学生们、学生们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贵阳参加所庆活动，大家在贵阳相聚了。在一起不禁回忆起那些流逝的岁月、铿锵的往事，更缅怀着重矿物学与地球化学界的一代宗师郭承基先生。大家至今仍放不下一件十分遗憾的事，那就是1997年正准备庆祝郭先生80华诞的时候，他却重病在身，活动未及进行，不久郭先生便去世。为了免除这个遗憾，有人建议在郭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大家举办一次纪念活动。但是年长的一些人说‘不’，因为再等十年他们已难说是否还能走得动了，建议还是提前到90周年（也就是今年）举办。于是大家理解并认同了这个意见，并很快着手开始了筹办工作。计划中的纪念活动主要办三件事：一是出版一本纪念文集；二是举行一个纪念会；三是召开一个学术交流会。今天这本纪念文集的出版便是完成了其中的第一件事。

文集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郭先生的生平及有关资料；第二部分是缅怀亲情、友情、师情的纪念文章，作者中有他的子女、他的同事、他在各个时期的研究生们；第三部分是学术论文，体现了对郭先生稀有元素矿物学与地球化学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第四部分是照片，记录了郭先生各个时期的生活与学术研究活动。尽管这本纪念文集的撰写和编辑因时间仓促而可能存在一些疏漏，但我相信读者会从这本纪念文集中深深体会到郭先生毕生献身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为我国稀有元素矿物和地球化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为地球化学事业培养大量科学人才的功绩，以及他的同事、学生们和家人们对郭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永远的怀念。

刘山强

2007年7月16日

中国地球化学稀有元素

矿物化学奠基人

郭承基院士九十诞辰

刘东生

二〇〇七年六月

北京

郭承基院士生平

郭承基院士1917年1月21日生，山西清徐县人。少年时期好学上进。1931年考入山西太原省立第一中学。1934年入山西太谷铭贤高级中学。1935年转入太原并州高中。1937年中学毕业后返乡自学。1939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43年毕业。同年10月赴日本留学。先入京都大学理学部地质矿物学系，研究热液低温矿床。1947年转入京都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从事稀有元素矿物学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日本了解到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为新中国各方面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深受感动，加之祖国丰富的稀土和稀有元素矿产资源的广阔远景深深地吸引着他。1952年7月，大学院学业刚一结束，他即携眷离日本经香港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

郭承基先生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研究实验室。1958年升任研究员。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立，任研究员。“文革”期间，郭承基先生处境艰难，但他忍辱负重，坚持工作。随后任稀有元素地球化学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研究室主任。1979年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名誉理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1年任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郭承基先生1956年4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民盟贵州省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委；历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郭承基院士在稀土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有很高造诣，是我国稀土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他在长期主持我国内蒙古白云鄂博超大型稀土矿床物质成分及综合利用研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

由于稀土元素和某些稀有金属在工业和高科技领域有十分广阔的用途，因而被人们称为21世纪的战略物资。由于这些元素在地壳中含量相对较低，因而寻找和评价这类元素的矿床难度较大。尽管我国在稀土和稀有元素矿产资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在当时，国内对这类矿床的系统研究和开发基本上仍处于空白，郭承基先生回国后不久，便受命主持白云鄂博稀土矿床物质组成的研究工作。他相继查明了铁矿石中高磷的原因，稀土矿床中有用元素的赋存形式、组成矿物及分布规律，正式确定该矿床为含稀土、铌、铁的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大型综合性矿床。郭承基院士还对白云鄂博矿床成因提出了“成矿物质的多来源、矿化的多阶段及矿床的多成因”的“三多”成矿理论，并被地学界普遍接受。经过许多部门和单位30多年的系统工作，业已探明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床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超大型稀土元素矿床，其稀土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一半以上，具有十分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意义。为此，郭承基院士主持完成的这一科研成果荣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并使我国稀有、稀土矿物学与地球化学的研究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有大量花岗岩出露。为进一步预测稀有元素的矿化和寻找稀有元素矿床，郭承基院士根据稀有元素的地球化学特点最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花岗岩和花岗伟晶岩方面，并很快就取得了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突出成果。他对内蒙古南部的花岗伟晶岩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提出了用云母类矿物作为划分花岗伟晶岩类型的依据，为研究花岗伟晶岩的形成条件提供了可靠资料，并在指导找矿方面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在花岗岩的研究方面，郭承基院士除指出我国与花岗岩有关的稀土、稀有元素的矿化远景及找矿标志外，还从理论上阐述了矿化的控制因素。

在我国的稀土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研究领域，他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矿物化学这门新学科，并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稀有元素矿物化学实验室，相继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有关矿物化学的专著。其中具有独创性的磷酸溶矿法以及对各种矿物溶解条件和机理的探讨，是他把矿物学和分析化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他撰写的《稀有元素矿物化学》、《稀土矿物化学》、《铀矿化学》、《稀有元素矿物及化学分析法概论》等专著及有关论文，为矿物化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渊博的学识和正确的思维方法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郭承基院士之所以成绩卓著，正是由于他在研究工作中一向注意运用自然辩证法来思考问题。早在1960年他就提出了“矿物进化”的概念，以后又发表了矿物演化的论文。郭承基院士的学术思想不仅在地球化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指导找矿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半个世纪以来，郭承基院士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作出了系统卓越的贡献。他一生辛勤治学著述，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科研工作任务的同时，结合生产实践不断进行总结，先后撰写出版了数百万字有关稀土和稀有元素矿物地球化学及分析测试方面的理论专著及研究报告，对我国的稀土和稀有元素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在后十年时间里，郭承基院士专心致志，系统总结了他一生丰硕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了五卷《稀土元素地球化学演化》巨著。这是郭承基院士一生辛勤耕耘和创造智慧的结晶，也是世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的经典文献，为人类的科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郭承基院士在数十年科研生涯中，方向明确，坚持不懈，勇于探索，敢于开拓，辛勤耕耘，深为同事们所敬仰。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数十年来先后培养了不少研究生和中高级地学研究人才。他为人正直，勤于思索，在科学研究中敢于创新；在学术上能实事求是，反复论证，坚持真理。他在病重期间还精心指导科技人员为完成科研任务而努力工作，再三嘱咐将他的研究资料与成果交给地化所，贡献给国家。他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们今天纪念他，要学习他忠诚于科学事业、无私奉献、敢于创新、严谨治学的精神，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精神，为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而努力工作。

目 录

第一部分 亲情、师情、友情

十年的念想·····	郭逸萍/3
怀念导师郭承基院士·····	林传仙/9
丰功永颂 师道长存——纪念郭承基院士九十诞辰·····	王德孚/11
在与郭先生一起工作的日子里·····	高振珊/13
先生其人——追忆郭承基院士·····	王中刚/15
十年生死两茫茫——怀念敬爱的郭承基院士·····	袁愉卓/19
我的导师郭承基先生·····	王一先/26
郭承基院士与中国稀土·····	白正华/28
怀念恩师郭承基院士·····	郭其悌/35
恩师郭承基先生十年祭·····	郑宝山/41
良师益友寄深情·····	吴明清/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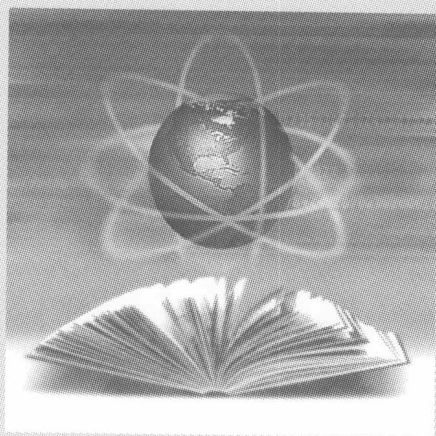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学术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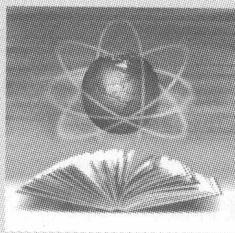
我国稀土铈钽矿物学研究心得片段·····	张培善 陶克捷 杨主明 宁仁奎/59
稀有稀土矿床赋矿岩石的自交代现象及其意义·····	袁忠信 白鸽 张宗清 杨岳清/66
褐钇铈矿的花岗岩自交代成因·····	王德孚 宋云华 张绍立/71

Columbite–tantalite distribution and placer formation in humid tropical areas: An example from the Issia columbite–tantalite district, Central Western Ivory Coast·····	Allou BA Lu HZ Guha J Carignan J/74
对牦牛坪稀土矿床的再认识·····	白鸽 袁忠信/94
库尔提斜长花岗岩的地质和地球化学·····	于学元 牛贺才 单强 张海祥/101
新疆北部晚古生代地壳增生方式的多样性——来自富碱火成岩及埃达克岩的证据·····	赵振华 王强 熊小林 张海祥 牛贺才 许继锋 白正华 乔玉楼/110
过铝质岩浆体系中的稀土“四重效应”及其形成机制···	张辉 刘丛强 赵振华 唐勇/125
内蒙白云鄂博REE–Nb–Fe矿床中独居石的化学成分·····	王凯怡 范宏瑞/138
再论矿物演化·····	王中刚 张静/142
花岗岩类的风化成矿作用·····	宋云华 沈丽璞 王贤觉 黄舜华 何松裕 章钟眉/148
南岭型含钽钠长石花岗岩特征及成因·····	刘义茂/162
酸性火山岩类风化壳中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实验研究·····	沈丽璞 宋云华/170
南海生物碳酸盐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王贤觉/179
燃煤污染型氟中毒医学地质学研究·····	郑宝山/185
纪念白云鄂博矿床发现八十周年缅怀矿床认知过程中的前辈精英·····	裘愉卓/193
后记·····	郭承基院士纪念活动筹备组/200

第一部分

亲情、师情、友情





十年的念想

郭逸萍

到今年二月十三日父亲离开我们就整整十年了。早早的，心里就已经是潮湿一片。如果和家人在一起，大家一定会相约一起去父亲的墓前看一看，或者会团聚一堂听母亲唠唠叨叨他们的陈年往事，总之可以同喜同悲地一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可是我远游在外，心潮澎湃也好，悲喜交集也罢，都只能是自己一人承担，虽然身边有女儿丈夫陪伴，但这血缘深层的感受毕竟不同。那一天我和往年一样买来了父亲最喜欢的菊花和月季放在父亲的像前，然后点燃一炷香，在缭绕的静默中，我独坐家中一隅，期盼父亲的灵魂能飘洋过海到女儿家坐一坐，闻一闻这花的清香，听一听女儿的家常话，之后我会打开录像机，把父亲生前拍的录像再看一遍，再听听父亲的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老生常谈”，于是心里就得到了莫大的满足。每一年都是这样，今年也没有例外。

也许对世界上大多数儿女来说，父亲在家庭中一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亲切的甚至非常亲密的成员。可是，对我而言，这个当了我四十多年父亲的男人，到现在为止每当我细想起来，我都还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化的形象。我常常想父亲就像是一本只有封面、目录和插图的书，所有的内容和细节似乎都是无法开启的文件夹。对于幼年的我，父亲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在家里说一不二，他的话就是法律，就是全家人必须遵守的法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位永远都是西装革履，让所有人看到便顿生敬畏的威严挺拔的男人。后来长大一点，知道父亲从事地球化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受国家重视的科学家，但也仅此而已。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不苟言笑，沉默寡言，极少有时间和我们几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星期天他会哄着那时才两三岁的妹妹睡午觉，偶尔也会把我们叫到一起听他讲故事。父亲的所有故事都是“从前有个聪明小孩”或者就是“从前有个老和尚”开头的。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把中国古代的寓言典故都编在了他的聪明小孩和老和尚故事系列里了。父亲或许就是想通过这些听起来浅显易懂的故事来点醒懵懵懂懂的我们，去明白那些故事中的深刻道理。遗憾的是这些聪明小孩和老和尚的故事并没比安徒生童话更能吸引我。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那时我对父亲的聪明小孩的故事发生兴趣把那些中国古代典故都找来读，而不是去读白雪公主，恐怕我的人生就该重写了。可是人生是不能打草稿的，总是一笔画下去，就只能朝着它该有的轨迹画下去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我们家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全家随父亲从北京搬迁到大西南的云贵高原，然后父亲也是和所有像他这样的人一样，无一幸免地被揪斗、被打倒、被关进牛棚。父亲仍然威严，只是不再西装革履，在劳动改造期间，父亲甚至只能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衣服。但父亲就是父亲，即使是在除草或打扫猪圈，在我看来也仍然是气宇轩

昂。

幸亏我们家与父亲的单位同在一处，虽然父亲不能回家，但是经常会在院子里“碰见”。母亲总是说，只要能看见你爸爸在那，就比什么都强。母亲还经常叫妹妹躲过看管人员的眼睛给父亲送一点花生糖。我们小孩在院子里玩，有时会看见父亲在扫地，有时会看见他在拔草，但是心里并没有太多的屈辱感。在那时，以我一个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的头脑，即便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也无从判断这场政治运动的意义，不明白为什么一夜之间好端端的人都变成了罪人。好歹父亲的罪名只是反动学术权威，一个和学术有关的罪名能罪到哪去？我只是这样想。我曾看见过父亲和“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在食堂打饭，这却让我心里无端地难受异常。其实在那时我自己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是隐隐的感觉这件事恐怕对父亲是一种多出来的折磨。自从我有记忆，我就知道父亲对吃饭的讲究。他并不是要吃什么山珍海味，但他是要吃他所爱之食。他的饭从来都是母亲单独做，他单独吃，他的碗筷勺子从来都是他个人专用，且须精致。即便逢年过节，一家人一起吃饭，父亲也从来都是由母亲把菜放在他专门的盘子里。吃饭对父亲来说像是一种仪式，从来都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多年以后，父亲曾在不经意中提到被关牛棚时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吃饭。这让我有点诧异，我惊讶于这种只有父女之间才会有感应，即便当时我才不过是个孩子。

父亲被关了一年多就让回家了，但除了反动学术权威以外又增加了一个特务嫌疑的罪名。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们总觉得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太单薄，凭父亲在国外生活近十年，还娶个外国老婆回家，给一个“特嫌”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的罪名无需查证，因为只是怀疑，并没有下结论，因此他们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可就是这个罪名几乎断送了他所有子女的前程，这才是父亲一生中永远都不能释怀的最大痛苦。在守候父亲最后的日子，在父亲的病榻前，一次父亲提起我十六岁当工人时，他说，每当夜深人静，家人入眠之际，却要看着本应该是坐在教室里学习的我步入深夜去上夜班，他便觉得痛楚难当。更不要提另外三个在农村当知青的哥哥姐姐。其实那时我自己倒觉得很正常，我的哥哥姐姐们在乡下接受再教育，也感觉很正常，感到不正常的，感到痛苦的是父母。

在父亲离开我们的这十年中，尤其当自己也步入了中年，我特别地想了解父亲的年轻时代，特别地想触摸到父亲的思想轨迹。根据年龄推断，父亲应该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我常想父亲那时是什么样子呢？也是穿着灰色中式长袍，戴着一条长长的乳白色的围巾，就像《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嘉川？他也是住在北京某个胡同里，每天走着，或骑着自行车去沙滩红楼上课吗？父亲听过胡适之、钱穆、鲁迅的课吗？当然父亲是学理科的，不一定对哲学文学感兴趣，可是父亲那么熟悉二十四史，那么酷爱书法，他床头那么多的线装书，他一定不是一个只读数理化的人！那么，他会有什么业余爱好呢？他会有挚朋好友吗？他也会参加沙龙聚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吗？或只是钻在实验室里沉浸在他自己的乐趣里？所有这一切我都无从了解。父亲在世时从不提往事，从不对我们说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尽量通过了解父亲的同代人，去猜测去想象父亲的思维情感轨迹。于是我开始对父亲的同代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读钱钟书、杨绛的书，我收集梁思成、林徽因的作品，我寻找黄苗子、傅雷、吴祖光、王世襄、沈从文、林语堂这些父亲同代人当年的生活的踪迹。通过对这些人的普通生活的了解，帮助我逐渐诠释了我成人以后所了解的父亲。

父亲曾经说过，他在早年就下定过决心，将其一生献身于科学。只要给他实验室，只要让他搞研究，其他一切都可以妥协甚至放弃。也许就是因为如此，父亲多年来都是深居简出，几乎不与任何人过密交往，不参加任何聚会，除了书法以外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不发表任何与他

的研究课题无关的意见，不谈论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每天除了做试验，搞研究，晚上还要写书论著。从1952年回国到1966年“文革”开始，14年，父亲科研成果累累，在他从事的领域里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因为如此，“文革”一结束，父亲就被提名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这一点来说，父亲一定是感到欣慰的，因为他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因为他为了自己终生热爱的科学研究战胜了多少至今也无人知晓的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困境。

“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都在从重创中渐渐恢复，科学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张扬，多年被压制的“臭老九”一下被提到至高无尚的地位。因为父亲对国家做过重大贡献，在科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荣誉和机会一并齐来。政府部门、科研部门、全国政协、各种学术团体以及各大学的各种聘书和邀请，蜂拥而至。多年的压制和歧视，一旦获得了公允的对待，的确令人欣慰，谁都会高兴一阵，谁都会忘乎所以一会儿，谁都想借此机会神气一下，包括我的兄弟姐妹也难免想借借老父亲的光。可是父亲微笑着，以身体状况欠佳为理由婉言谢绝一切“厚爱”，放弃了一切机会。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在远离尘嚣、空气新鲜的城郊山上提供一个住所，以便完成他所计划的总结一生研究成果的五卷巨著。父亲的这一决定不但让很多外人不解，也让家人吃惊。但我相信这个决定决不是父亲的一时兴起，这必然是经过父亲的深思熟虑的。无论是蹲牛棚的屈辱还是突然而至的光荣，无论是艰苦的付出还是丰硕的回报，父亲都是用他一生的底蕴游刃有余地来面对。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世俗世界的那些让许多人为之奋不顾身着迷的名誉地位金钱享受都远远抵不住父亲对他的研究工作的巨大兴趣和热情。

在当时，父亲的要求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同意和科学院研究所的支持，并且还特地拨款真的在远离城区的植物园的山上为父亲盖了一座房子。但是为单独一家人连接水电供应，连接电话线，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即使难，当时都还是做到了，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尽管三天两头地出问题，可父亲从不抱怨。最难受的当属陪父亲住在山上的母亲和住在山下，住在城里的儿女们。因为父亲从不过问生活上的事，没有水了，他不着急母亲着急；电话线断了他不着急，山下的儿女着急。冬天山上一降温结冰，车子开不上去，儿女们只好手提肩背徒步送食物上山。可无论怎样困难父亲坚持要住在那里，他要的东西不是别人可以给的，至少在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从他七十岁的高龄开始，用近十年的时间到八十岁完成了五卷五百七十万字的巨著，在他去世之前全部出版。父亲一生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已经做出了很大贡献，得到过数不清的各种奖励，可谓功成名就。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用再做，全职安心享受他的晚年。可是父亲却用超人的智慧和毅力克服了一切来自自身和环境的困难，完成了这一卓越工程。我对父亲的工作以及他的贡献并不是了如指掌，但是父亲晚年这辉煌的一笔让我任何时候想起、任何时候提到都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记得父亲去世时，我的一个堂弟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葬礼。当我们带他到植物园父亲的住所收拾遗物时，他竟失声痛哭。他说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看来高高在上的身为科学院院士的伯父，晚年生活竟是这般艰苦。我告诉他不必为此难过，因为这是父亲的选择。他喜欢这里，无论这里的条件多么差，但是他自己喜欢，这就足够了。但是多年以后，我有一次去苏格兰高地游玩，下榻在尼斯湖畔一座孤零零的石头房子里，背靠山腰上郁郁葱葱的一片树林，面对烟波浩渺蓝绿交融的尼斯湖，在风吹树叶的一片哗哗声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懊恼直冲脑门，搅得我心痛万分。我对丈夫说，如果父亲还活着，如果父亲能愿意到英国来，如果我们为父亲买一座这样的房子让他安度晚年，那么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儿死而无憾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父亲一直想住的地方，我知道这就是父亲一直想要的依山傍水，想听的风声雨声、树叶哗

哗声。我知道这就是父亲需要的空气甜润，山水宁静。这远离尘嚣的带着百年气息的石头房子里却藏着最现代化的室内装置，非常舒服完善的生活设施定会让母亲心情大悦。不用担心停水停电，电话断线；不用担心没有新鲜水果蔬菜；也不会因为冬天的寒冷引发一轮又一轮的感冒，因为无论外面温度多么低，室内永远都会像春天般宜人。

仔细回忆与父亲相处的四十多年，我惊异地发现，要说我开始理解欣赏崇拜父亲竟然已是我三十五岁以后的事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小时候，虽然在别人的眼睛里，比如小学老师和同学的父母等等，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那时候在我的心中父亲就是一个“专制的独裁者”。父女之间没有交流，即使在那些为数不多的谈话中我也只能有恭听的份。我们之间的谈话模式永远都是训话式，父亲侃侃论道，我洗耳恭听。我承认父亲的话大多数都是对的，不管你爱不爱听，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即使当时觉得没有道理，你都必须囫圇吞下没有商量。在那时听父亲训话是一件颇为痛苦的事，能逃避时绝对不犹豫。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逐渐的成熟，经历复杂的人生，父亲的话奇妙的一一应验，我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有话说了。以前我也曾经试图说点什么，希望父亲能听听自己想什么，但是，从来没有读过三字经，没有读过论语，没有读过二十四史的我何以企及父亲的境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交流始终都是极其困难的事。

当自己身为人母以后，我常常想，我的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别人的父亲那样与自己的孩子促膝谈心谆谆教导呢？以父亲思想的深度及广度教导自己的几个孩子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当然父亲编的“聪明小孩”故事系列也应算是父亲的初步尝试，但父亲没有再深入。假设父亲能够多加启蒙，我的那种混沌一片的状态至少可以减少五年。但是后来我渐渐明白，其实是父亲自己陷入了一种语言困境。面对一群本来都是一张白纸的孩子，无论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还是在国内出生的，眼看着无所不在的社会学校在这些白纸上画着红色的革命的非理性的图画却无能为力。他如何能找到一种途径，用一种无懈可击的语言模式让孩子们接受到一些与学校社会不同的文化信息呢？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的随便一句话就可能给全家人带来灭顶之灾。父亲大概是想让孩子长大后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头脑去观察去判断吧。这或许也是一个不能省略的过程，有时我这样想。

但不管怎么说，父亲就是父亲，专制也好威严也罢，有意见也好不满意也罢，做儿女的成年以后总还是想着做点什么让父母开心。母亲倒是好办，只要是孩子买的，什么都是好的；可是父亲却难以取悦。父亲总是说，你们什么都不需买，你们工作上事业上取得成绩就是给我的最好礼物。当然逢年过节过生日，儿女们还是会买礼物给他，父亲总是笑一笑说好了知道了放在那吧，让人扫兴。我从小就知道当一个让父亲满意的女儿是件很难的事，因为我从小就一直在试，好不容易考个一百分，父亲淡淡一笑，得了三好学生奖状，父亲没有表情，戴上红领巾当上中队长，干脆就别再报告。怎么才会让父亲满意，长到十几岁也不知道，后来也就不再有机会去试了。当然最后终于还是明白了，在父亲的眼中考试成绩只能算是基本的能力体现，在人生路上对自己目标的锁定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力才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到了四十几岁也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不能让父亲满意也是无话可说。不过，虽然能让父亲满意的希望比较渺茫，而让父亲高兴高兴的可能性却一直都是有的。我的妹妹就非常了解父亲，很会讨老爷子欢心，令我“妒忌”。记得有一年父亲过生日，妹妹不知从哪里买到一块古色古香的怀表送给老爸。这才让我想起父亲从不戴手表，“文革”以前一直是用一块怀表的。这鬼精灵的妹妹着实让老爸开心了。可我仍然彷徨，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高兴一回，直到我临出国之前，我的一位朋友送我一套“徽墨端硯”。我忽然意识到一辈子喜欢书法的父亲一定